

禾马



撼情怒

刺客列传系列)

内容简介

他是能解天下奇锁的神偷，
却惟独解不开封住自己心房的铐锁！
在他冰封的心房中，
藏有太多痛苦的回忆还藏有一个绝美的女子……
他一直认为自己被她深深伤害熏
却又发现，她身上有着比他更多的伤痕，
他一直认为她早不再回顾过往的情爱，
却又发现，她始终握着刻满他名字的宝石，
满心的疑惑只等她来解答熏她却宁可在他怀中自尽，
追寻五年前的他！看着她的生命在一点一点消失，
他终于明白自己五年来心底最深的渴望，
他要她好好的、快快乐乐地伴着他活下去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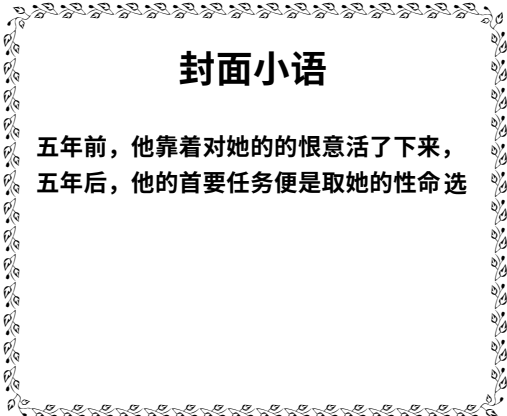
一校：

二校：

打分：

政治：

色情：



封面小语

五年前，他靠着对她的恨意活了下来，
五年后，他的首要任务便是取她的性命选

序

绿 痕

一直很想写写这类的故事——所谓这类的故事，不是指书里那三位兄弟的畸恋，是指男女主角之间的波折，以及围绕在女主角身边，那些有爱却不能爱的人。

这本书，写至后来时，不知怎么的，愈写愈是同情头号男配角梵天变，差点就让这本书变成大悲剧……书的男主角盖聂，爱到尽头成了恨，而恨至尽头时却又成了爱，而梵天变那种求之不得的心酸，却是怎么也无法改变的……很可惜故事不能照着我的想法去写，不然我实在很想改写另一个版本来同情一下男配角。

说起来，我在小说界还算是个新人，书虽已出得不少，但那是因为我写书的速度快了些。其实我进入这个圈子的时间尚短，因此要我把架构的爱情故事脚步调快些，或是将意境表达得更完美些，得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毕竟我还只是个新人，在短时间内进步有限。希望我能加快脚步的读者们，请给我一些时间吧，我

会尽力将文笔收敛点、剧情安排上多重视些，让自己扎实地、一步步地往前走。

至于这本书，我想，免不了又要引起一番惊怪，因此先向又被吓着的读者们致歉。

除了这一系列最后一本的《灭神传》之外，我格外喜欢这本书的调调，（指的是书里男主角的心理游戏）只因我对男女主角之间的感觉……可以说是感同身受吧！因此我格外喜爱这本书。

1

郎州梵司马府。

司马府大堂内一片静寂，贵为郎州司马的梵孤鸿稳坐在堂位上，仔细打量堂下坐着的三个儿子脸上迥然不同的表情。

从小就各自分居梵府别业的三名子嗣，今日被人三催四请地齐聚祖宅，三人一进厅堂就各据一角，谁也不与谁亲近，连他这个父亲，也无人愿靠近，令他不由得心灰意懒。

他再转望大厅最偏角空置的座位，刻满风霜的脸庞不禁露出一抹安慰的笑意。他的小女儿梵瑟今几个

没回来，可能又是留在凤阳山上会情郎了。也只有她，不会对他这个父亲摆出这种清冷生疏的脸色，不会将他拒于千里之外，只会贴心地为他分劳解忧。

十六年前，他的爱妻在生下梵瑟后即归天，留下他抚养四名子女；岂知在招来算命师为刚满月的梵瑟取名时，却算出梵瑟命中带克，上克父下克兄，如留在梵家，梵家往后将因梵瑟而家破人亡。他虽疼爱惟一的女儿，也不得不将梵瑟送往自己的亲姐，凤阳山九宫门主夫人，交由她代为照料抚养。

每个月上凤阳山探视梵瑟，他总庆幸当年自己的决定没错。梵瑟被姑母教养得知书达礼、天真又浪漫，与她的三名兄长大为不同，也只有她，是惟一一个不伤他的心的孩子。

他虽是文人出身，但三个儿子却无一人愿读诗书，也无人打算赴试科考以继承家业光大门楣，倒是个个皆对武学兴致浓厚，自幼便离家各投师门，直到武艺大成后才返家。

他早知这三个孩子的性格皆烈且残，原本是想借习武让他们修身养性，万万料想不到却成了反效果。他们在武艺学成后，一个个在外头借着高强的武艺和显贵的家世，做尽丧良败德之事，一再逼得他不得不以自身的官位，私下为他们庇护脱罪；因这三名劣子，他也从人人口中的清廉好官，变成口耳相传的恶吏。

当他五十大寿也是梵瑟十五岁时，从不曾回家的

梵瑟，特意自凤阳山返家为他贺寿。就在那日，梵瑟头一回见着了她那三名以狠心声名大噪的兄长。

从那日起，他的心头开始觉得忐忑难安。

素来不具任何手足之情的三个儿子，竟然在见着梵瑟之后，异口同声地向他要求让梵瑟返家长居，当时，他清清楚楚地看见儿子们惊艳的表情，眼眸中漾起异常炙烈的神采。看见儿子们这等神态，他顿时觉得背脊发寒，当下脱口回绝了儿子们头一回对他的要求；但梵瑟在兄长们一声声要求下却软了心，点头答应每月返家探视父兄一回。

随着梵瑟每月返家探亲，他心头的恐慌愈是加深。为了避免心中的恶感成真，纵使有百般不舍，他还是毅然决定让梵瑟提早出阁，好应了算命师的话，名正言顺地永不进梵家大门。

此刻，梵家二少梵天残吊儿郎当地横坐在椅上，斜睨着眼、仰高下巴，毫不尊重地瞪向梵孤鸿。

“你方才说什么？”刚才他可有听错？这老头说了什么来着？

“瑟儿在半个月后出阁。”梵孤鸿沉稳地重申。

性格更暴烈的老三梵天焰从椅上跳了起来，“瑟儿才十六！”

梵孤鸿深吸口气：“十六足以为人妇。”儿子们的这种反应，完全不出他的意料，也正因如此，他更决定要将小女儿速速嫁出。

梵家长子梵天变缓缓地抬起头，冷冷地扫了父亲一眼，眼神之冷冽，令梵孤鸿不禁打起冷颤。

“瑟儿将下嫁何人？”他漫不经心地问，语气不愠不火，与两个急躁的弟弟大不相同。

“我曾允诺凤阳山之九宫掌门，其门下弟子若有人能取得天下第一名剑落霞剑，即将瑟儿嫁予为妻。”

梵天焰嗤之以鼻：“落霞剑长埋在艳炎洞窟底，洞内烈焰之灼热，天下无人能取那件旷世兵器。”九宫门的传世之宝落霞剑，连九宫门主自己都无法拿到，那批做徒弟的又有谁能拿得到？传说那把剑会认主人的，若不是真命剑主，就算能忍受高热下到艳炎洞底，也不能将插在石上的剑拔出。

梵孤鸿得意地摇首，使梵天焰的气焰顿时消了大半。

“落霞剑已有人取得了？”梵天残不信那把天下第一名剑已经有了真正的剑主。

“正是。”

总是将一切视为无物的梵天变脸上表情终于有了变化，眯细了一双阴锐的眼。

“是谁？”他正打算出发去取那把天下第一名剑，没想到居然有人比他快了一步。

“盖聂在上月初五已入洞取得落霞剑。”梵孤鸿对九宫门主的大弟子盖聂欣赏有加，也十分满意能将惟一的女儿嫁给他。

梵天变的眼光转冷：“盖聂？”那个在江湖上处处抢尽他锋头的头号对手？

“九宫门主意属将来由盖聂继承九宫门。”梵孤鸿更加抬高未来女婿的身价。

梵天焰听了猛地踢碎桌椅，顺手砸了摆设的琉璃花灯、古玩玉器、云母屏风，唧唧当当的碎裂声，清脆跪地在大厅回响。

他喘着气大吼，“老子管他继承什么！区区一介武夫莽民，他配不上瑟儿！”他们是何等华贵的门第，一个平民百姓也想高攀？

“瑟儿与他青梅竹马。”梵孤鸿对梵天焰的行为无动于衷：“她对盖聂，比对整个凤阳山上任何男子来得亲近婉爱。”

梵天残大刺刺地瘫躺在椅上，欣赏一地破碎的残屑，嘴角勾起愉快的笑，惹得梵天焰更是火上心头，又砸了数样宝器。

同样也低看地上斑斑残屑的梵天变，偏头想了想，心中立刻有了计较。

他仰首带笑，冷不防地朝梵孤鸿放出宣言：

“瑟儿会有更亲近的人，而那个人，绝不是盖聂。”全天下就只有盖聂他不能容许！他不能容许盖聂在武学造诣上胜出他，他不能容许盖聂登上郎州第一门派的掌门位置，他不能容许，他要的女人嫁给盖聂！

梵孤鸿刷白了老脸，一瞬也不瞬地看着满是自信

的长子，在长子的笑容中，他嗅到了更令他心惊胆寒的味道。

他困难地咽了咽口水：“盖聂和瑟儿……他们俩早就有情了，这桩婚事乃天作之合。”

“情？”梵天变笑得两肩不停抖动。

“狗屁！”梵天残目光阴沉，“瑟儿才不会看上他。”他绝不承认瑟儿会把心给一个普通男子。

梵孤鸿没把四处砸东西发泄的梵天焰，和在旁喃喃怒骂的梵天残看在眼里，只对笑得甚是开心的梵天变倍感惊心，生怕向来喜爱边笑边杀人的梵天变又会做出什么恶事。

“天变，你认为何人才配得上瑟儿？”他小心翼翼地问，紧揪着一颗心求证。

“我。”梵天变一扬眼，眼底流转的独霸气势震得梵孤鸿大惊。

“浑话！”这是什么兄长？竟然想占自己的妹子？

“配得上瑟儿的人，是我。”梵天残纵身从椅上跃起，气势也不比兄长弱。

“我才是！”梵天焰抹去一头大汗，也扯开了嗓子穷嚷嚷。

梵孤鸿几乎无法攀住椅子的扶手坐正，不敢相信这三个儿子竟然有这种败坏道德人伦的思想。

一年前在祝寿宴上，他并没有看错，这三个儿子真的对瑟儿有不寻常的爱恋，而且一个比一个更甚，

几乎将瑟儿当成了非抢夺不可的女人。他当年为什么要被瑟儿说服让她每月返家一次？如果不让他们见着瑟儿，或许就不会有今日这种情形。而他的这三个儿子，怎么会有这种世俗不容、人伦丧尽，不能有也不许存在的狂乱心性？

梵孤鸿在难以自持的心丧心灰之中，勉力找出为人父的尊严，挺直了腰杆，重新面对这三个无法无天的劣子。

他厉声斥责：“你们是瑟儿的兄长，谁都别想碰她一根寒毛！”

梵天变啧啧有声地摇首，缓缓踱至他面前，挑眉低笑：“一个十五年未见过面的女人，我会当她是妹子？”他从来就没把那女人当成妹妹过。

“你们与瑟儿是血脉相同的亲手足！这种话你们也说得出口？”梵孤鸿气急地抚着胸口，对听见的话语简直不敢相信。他们的心竟没有一丝道德与人伦！

梵天变笑得更惬意：“血脉相同又如何？亲手足又如何？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梵孤鸿喘不过气，汗珠一颗颗溢出额际，对这个儿子的话意害怕至极。

“在我眼，她只是个女人。”女人就是女人，有什么血脉之别、手足之分？脱光了衣裳躺在床上时，不都是一个样？

梵孤鸿抖着声：“你说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梵天变敛去了所有笑意，一步一步走近他，狂放地开口：“我——要——得——到——她！”

梵孤鸿气得一巴掌就此挥出，梵天变偏个身轻松闪过，愉快地低视扶按在椅上的老父。

“畜生……你想违逆伦常？”梵孤鸿犹喘息不停，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女儿会招来这种狂狷的爱。只见过数次面，长子就想将亲妹变成自己的女人？！

“我梵天变就爱乱伦背常。”他放恣地笑，挑眉笑问：“你忘了？我从未读过诗书，更不识礼教。”

梵孤鸿瞪大眼，挣扎地站起，揪紧长子的衣衫，“说起武学资质、人品，你们一个也不及盖聂，还妄想与他抢？你真以为这世上无人能与你相敌吗？要不是盖聂无半分与你相争的念头，你早死在他的手下无数次！”

梵孤鸿就是让儿子要风得风、要雨得雨惯了，梵天变就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！那个样样都比他强的盖聂，轻而易举就能将他的自信摧毁！

“谁说 he 不想与我争？”梵天变轻屑地扯开衣角，让梵孤鸿跌回太师椅，眼底泛起血红的杀光。

郎州年年武状元大会，盖聂年年稳居武状元之位，而他，却得屈居他之下；无论刀、枪、剑、棍，盖聂都要与他争，都要比他强！他该是在人人之上的，一个平民凭什么比他强？凭什么处处打乱他痛快的生活？他要杀之人总会被盖聂所救，他欲洗劫的富家总能请

来盖聂所护，他求之不得的天下第一名剑，轻而易举就被夺走了，就连他要的女人，盖聂也不放过！

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得到的比他多？

梵天变邪魅的脸庞蓦地肃冷，这一次，他再也不会让盖聂抢先！

他邪冷地笑着，眼底闪烁着妖光：“将死之人怎能与我相较？”盖聂一死，这世上就再也无人能阻拦他，他要的女人，也将归他所有。

“将死之人……你想做什么？！”梵孤鸿大大地打了个寒颤，遍身冰寒发冷。

“梵天残、梵天焰。”他转首向两名同怀祸心的弟弟：“你们要看他把瑟儿送出阁？”

梵天焰冲口反驳：“休想，瑟儿是我的！”那个美如仙、媚如娇的瑟儿不是他的妹子，是他渴盼了多年，一直追寻的女人。

“除了我，谁也别想娶她。”梵天残狠意十足地开口，凶光直打在梵孤鸿身上。

梵孤鸿对这三个儿子彻底心死，深深痛责自己没善尽教化之责，才会养出这三个披戴衣冠的禽兽。瑟儿不是算命师所说会毁去梵家的人，会让梵家万劫不复的，是眼前的这三人。

“你们这一批——”他才开口，梵天变身形一闪，两掌端端正正地摆在他的肩上，直逼他的颈间。

“你不该有将瑟儿从我们身边夺走的念头，这后

果，是你自个儿招的。”梵天变不再容忍任何辱骂，俯身在他耳边轻嘲，暗自提起真气蓄力在掌心。

“你……你敢？！”颈间的掌劲使梵孤鸿难以喘息，只能瞪亮了老眼望着状如魔人的长子。

“我敢。”

梵天变在他耳边笑意盈然地说毕，两掌往旁一滑，以内力震断他背后的骨髓，梵孤鸿长声痛号，无力地滑下椅角，口中溢出漉漉的血丝，两眼望着亲手残害自己的儿子。

梵天残眯眼审视未死的老父，讥嘲地转身。

“你会心慈手软？”只震碎背脊，这功夫算什么？“一个老人也下不了手，足见你师父没将你调教好。”

“日后他还有用处。”这个瑟儿崇敬的父亲利用的价值不小，未来几载内，还不能死。

梵天焰受够了老父边咳血边喘气的模样，心火一起，纵身跳至老父面前，手掌就要朝天灵盖拍下。

梵天残格住他差点拍上的大掌，立刻引来梵天焰的狂怒。

“你没听见他的话吗？或者，你的师尊只教会你杀父？拿出其他本事让本少爷见识见识。”梵天残话语未及就朝亲弟劈出一掌，打算就此减少一个争夺女人的敌人。

梵天变任他两人自相残杀，含笑扶起四肢失去动弹能力的老父，让他端正地坐回椅上。在以巾袖拭去

老父口角的血渍时，他又想到了另一个两全其美的计划。

“住手。”他冷声对各中数掌的弟弟们命令，见无人理会他，他又飞快地跃移至他们之间，一人一掌地轰开他们。

在无防备下受到重击的两人瞬时跪倒在地，梵天变提起梵天残的发，不着痕迹地将掌扣在他的脉门上威胁：“梵天残，你替老头去向九宫门纳彩。”

“你还要嫁瑟儿？”梵天残顿时气涌，正要顽抗他的力道时，手腕立刻传来阵阵刺痛，痛苦得不得不闷声点头。

梵天变将他扔至一旁：“我要将瑟儿嫁入咱们梵家。”

从今日起，他就是主宰梵司马府的主人，而他的首件要事，便是将想要的女人接回府内。

“盖……盖聂呢？”梵天焰坐在地上，气息不稳的捂着胸口问。

梵天变但笑不语，而反应机敏的梵天残则讽刺地开口：“这还用得着问吗？”

“顺道连所有九宫门人一并杀了。”梵天变不在意地耸耸肩，随口又扔下一句。

“你就张大眼，瞧瞧我杀人的技巧怎么个比你高明吧。”梵天残转头对梵天焰撂下狠话。

“到时可别留下活口喔。”那么多的人，就看他用

什么技法去杀——只要他别先被盖聂宰了就行。

“瑟儿这辈子再不会离开梵家一步。”梵天变眼神一凛：“你们要争，往后机会多得是。”事未成就先斗得两败俱伤，这两个无能的弟弟他要来何用？

“咱们三个谁能得到瑟儿？”梵天残握着差点被拧断筋脉的手腕，问满面笑意却无丝毫温度的长兄。

“来日方长。”这一点，可以留待日后慢慢商讨。



“十里平湖霜满天，寸寸青丝愁华年；对月形单望相护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”

梵瑟将刻刀搁下，举起手中刚刻上诗词的彩石，在由窗外射入的阳光下，细细审视彩石上的每一笔刀工。

不期然的，手中的彩石不翼而飞，她眨眨长睫回身一看，九宫门排行第三的弟子众乐，正目不转睛地拿着她刚刻好的彩石逐字逐句读着，嘴边也扬起戏谑的笑意。

“哟！瞧瞧咱们小师妹又在石上刻了什么？”众乐拿高了彩石，暖暖昧昧地反覆朗诵上头的诗句。

“你别看！”梵瑟俏脸微绯，伸长了皓腕想拿回刻有情诗的彩石。

众乐仗着身长优势，硬是不还给她，任凭身材娇小的梵瑟使劲了气力往上跳，就是拿不回彩石。

“这诗……”众乐低下头，坏心眼的在她耳旁低语：“你写给大师兄的？”整首诗情意绵绵的，准是她又对心上人做石刻了。

“我……”梵瑟一双小手掩不住满面的红霞：“你瞎说……”

众乐又故意调侃：“不是给大师兄的，那就是给我的啰？”语毕，他作势要将彩石往袖带里放。

“才不是写给你的，还我！”梵瑟又羞又急地跟他抢，逗得众乐笑呵呵地满屋子跑，让脚程慢的梵瑟在后头追。

一脚踏进盖聂居处的九宫门二弟子百善，差点就迎面撞上被众师兄弟捧在掌心呵护的小师妹。他一手一人地拉住了满屋跑的两人，在梵瑟的两脚站稳后，又忙不迭地放手，不敢对她逾矩。

百善的表情颇讶异，“瑟儿，你怎么还在大师兄这儿？”都快做新嫁娘的她，怎还有闲暇在盖聂的屋子与众乐胡闹？

梵瑟像做错事的孩子，扭着裙摆，支支吾吾地，“我……我在做石刻。”

“你还做石刻？不是昨日就该回梵府了？”昨日梵府早派人来迎接她回府准备婚嫁之事，这会儿她怎么还留在这？

“我……”提及梵府，梵瑟悄悄地垂下头。

百善以为她是因距离婚期还有半月，舍不得离开

未来的夫君盖聂，所以才不想回府待嫁，一直留在盖聂这儿整天对石刻字，等那个快忙翻天的准新郎回来。

他柔柔的劝着：“你爹都派你二哥来纳彩了，师娘说纳彩时新娘不能在夫家，这会不吉利。你先回梵府好吗？”

梵瑟清丽的脸庞闪过一丝愁容，将曳她的裙摆扭得更紧。

“师妹，你片刻也舍不得离开大师兄这位新郎官？”众乐又取笑地半弯着腰在她面前问。

正心烦的梵瑟忍不住推了老爱逗她玩的众乐一把，赌气地偏过头不理他，紧抿着小嘴生闷气。

“新娘子害羞了！”众乐开心地大笑。

盖聂疲累又带火气的声音在众乐的笑声中响起。

“全在我屋里做什么？”他被师父、师娘叫来叫去，又是写喜帖又是试穿红袍的，一整个早上忙得团团转，而他的两个师弟就这么闲窝在这儿，还把瑟儿逗得紧抿着小嘴？

瞧见瑟儿微怒带忧的表情，盖聂杵站在门边，不悦地拢紧了浓密的剑眉，俊脸变得冷冷的，墨黑色的眸子朝百善一转，百善立刻识相地转首避锋头。

众乐还嫌玩得不过瘾，说道：“大师兄，你就叫咱们未来的嫂子先回府待嫁嘛，再急也不必急着先来会新郎官呀。”

“我……我回去了。”梵瑟抬头看了盖聂一眼，红